

《成佛之路》

第八集《金刚经》六译同宣

妙印如解 —— 第六讲

———妙印法师亲躬整理(2018年冬季—2020年于武夷山)

上一次，我们讲到‘若见诸相非相，则见如来’。

罗什大师翻译：‘若见诸相非相，则见如来。’

玄奘大师翻译：‘如是，以相非相，应观如来。’

根据笈多版本的翻译，我们可以直接把这句话理解成什么呢？——

‘若见诸相、非相’：我们睁开眼，往前面看，你所看到的‘所有相’，即是‘诸相’。‘非相’是什么呢？答曰：“‘无相处’就是‘非相’，‘虚空’是‘无相处’，这个时候的‘虚空’，就是‘非相’，就是‘无相处’。”

睁开眼，我们看到‘诸相与非相’，同在眼前，见到‘诸相+非相’，则见‘如来’。**「增补语：」**

那么，‘如来’是什么呢？答曰：“‘非相’是‘如’，诸相是‘来’。”所以真正的如来，我们用眼睛，是可以‘看到的’，睁眼看到的一切现象跟虚空和合的景象，就是‘如来’，这个意思相当明确。**「增补语：关键是：把这个‘熟视无睹’的‘虚空景象’，当做是‘如来’，几乎是没有人能信的。非相 + 诸相 = 如 + 来；见‘诸相非相’ = 见‘如来’。」**

前面，‘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’，那么，‘诸相’就是‘虚妄’，‘虚妄’不是‘真如来’，所以，我们不可以把‘诸相’指认成‘真佛’，指认成‘真的如来’。真正的如来，就是‘清净法身’，这是从‘眼根’的角度理解和

运用‘若见诸相非相，则见如来。’这句话。所以，我们每个人只要睁眼看，看到的一切，就是如来的‘整个现相’，能够‘相信’这个事实的人，都是‘希有之人’。

‘以相非相，观于如来’——‘相’是‘虚妄’，‘非相’是‘真实’，如来的‘真实’，是‘如’。

下面的经文主要说什么呢？主要说：善男子善女人，拿出装满‘三千大千世界’的七宝，用来‘布施、供养’。布施给谁呢？六个版本，只有笈多版本说‘布施给如来’。也就是说，用充满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，布施和供养‘如来’，由此，这个善男子善女人，他（她）所得的福报多不多呢？这是佛问须菩提。那么，须菩提的回答，这是个重点。为什么说这是个重点？我们单单从罗什版本看须菩提的回答，很多人在这里会生疑惑，生了什么疑惑？不知道须菩提为什么会这样说。

佛说，【“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若人，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，以用布施，是人所得‘福德’，宁为多不？”】这是罗什版，问题很清楚，回答【须菩提言：“甚多，世尊。（这是第一句，接着就说）何以故？是‘福德‘即非’福德性’，是故如来说，福德多。”】很多人在这里，不理解，须菩提这个回答，他的第一句：‘甚多，甚多。’言‘很多，很多’，他这是按照一个什么原则或依据回答的呢？他是按照‘俗谛’的原则来回答的。依照‘俗谛’而言，拿出这么多的七宝，金银琉璃、砗磲玛瑙来‘供养诸佛’，这个福报的确是‘很大很大’的，这是从俗谛而言。

跟下来的这句话：‘是福德即非福德性，是故如来说，福德多。’「增补语：或言——“此福德，不是福德，所以如来说‘福德多’。”此处的‘福

德性’和‘福德’，是一个概念。这个‘福德性’的‘性’字，是指‘福德自体’之性，不是指‘佛性’之‘性’。」这是从‘真谛’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，福报再大，也是‘空’，福报是‘法’，是‘缘起的、有为生灭法’，是修‘善法’而得的‘善报’。‘福德性’就是‘福德’的意思，福德与福德性是同一个意思。比如说，菩提树，菩提树性；高山，高山性，高山和高山性都是指高山。万法‘自性’，这个万法‘自性’，一切法‘无自性’，就是指的这个‘性’「增补语：这个‘性’，就是一切缘起之法的‘法自性’」，不是它的‘本性’，一切法的‘本性’是‘空性’。

因为，万法‘无自性’，所以‘福德’或‘福德性’也没有‘自性’，也就是说，一切福德，无自性，无自相，空，无所有，是梦幻泡影，这是真相。所以，须菩提的这句回答，实际上，佛陀问他的本意，完全是从‘俗谛’的角度来问须菩提，佛陀的用意就是，用财宝布施如来，福报很大，功德很大，再大，也赶不上受持《般若波罗蜜多经》乃至受持‘四句偈’，‘究竟通利’之后，‘为他人正说’的这个福报大。佛陀是想‘用这一问一答’，鼓励我们这些修行大乘的人，一定要有‘信心’，受持大乘、护持大乘、修行大乘，福报‘无量无边’。佛陀的用意是在这里，这是从俗谛来讲。

佛陀为什么侧重于‘俗谛’说‘福报’之事呢？因为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还都是‘凡夫地修行的人’，我们的‘梦’还没有‘醒’，所以，五蕴没有破尽，一切都在‘具足’中。这个梦没醒的时候，梦里的一切，还都是‘真实’的，给你说‘假的’你也不信。梦醒之后，才知道，原来是一场梦，原来都是‘假’的。

依‘真谛’来回答，是站在‘梦醒之后’的角度来回答，依‘俗谛’来回答，是站在‘梦还没有醒’的角度来回答。所以这里，大家不要‘丧失信心’，因为读到这句话的时候，很多人就有点泄气了，‘因为没有福德，所以佛说福德多’，世间人很难接受这样的回答：“因为没福报，所以才说福报多。”福报尚且没有，哪有多哪有少啊？这才是正理。梦没有醒，说梦里的事，在梦里的时候‘有多有少’，醒了之后，‘有多有少、多多少少’，都没有了‘实际意义’，这才是‘真相’。

所以，须菩提回答这个问题，完全可以只回答：‘甚多，世尊，甚多，善逝’，就已经回答了佛陀的问题。实际上，从后面的佛陀所言中，我们发现佛陀并没有理会须菩提后面的这句话——‘是福德，即非福德性，是故如来说，福德多。’佛陀没有理会这句话，因为这个话，在此时说，说得有点早。佛陀依‘俗谛’，明确地阐述了：以充满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，‘布施供养如来’的功德福报，不如受持《般若波罗蜜多经》，乃至受持‘四句偈’，及‘自己受益’、‘广为人说’的功德和福报大。

佛陀依‘俗谛’来鼓励我们，鼓励我们这些‘因地修大乘的人’，一定要受持‘般若波罗蜜多’，一定要体悟‘般若波罗蜜多’，护持‘般若波罗蜜多’。佛陀的用意在这儿。

须菩提回答这个问题，以‘俗谛’说，有大有小，护持般若波罗蜜多的功德福报，远远大于用充满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，布施供养诸佛如来的功德‘无量无数倍’。从‘真谛’的角度讲，多大的福报，都‘无所有、不可得’，福报、福德聚都是因缘和合而生，生而无生，都是虚幻，修行大乘的人——菩萨摩訶萨，一定不要‘当真’，因为‘万法皆空、无自性’，

福德聚亦复如是。从俗谛讲，布施得大富，这是因果，捨一得万，这是因果。在没有破五蕴之前，我们一定要牢牢的记住这一点，要想得大富，一定要修布施‘钱财’，一定要修‘四事供养’。从理上讲，从真谛上讲，我们要有智慧，什么智慧？捨的这个‘一’，是空，得的那个‘万’也是空，有名无实，根本没有‘实际的存在’，如黄粱美梦，如过眼烟云，皆是梦幻泡影。为什么？前面，我们已经说过了，‘一切有为法，皆缘起性空。’这一点，我们一定要‘相信’，佛是‘真语者、实语者、无妄语者、如语者’。所以，一切有缘遇到《般若波罗蜜多经》的人，遇到‘大乘佛法’的人，都是具足无量‘善根、福德、因缘’的人，都是有‘大福报’的人。你现在很‘穷’，你将来会很‘富有’，因为你遇到了大乘佛法。以‘不诽谤大乘’的功德，都‘不得了’，何况你还能‘相信、受持’，还能‘护持、流通’？这个福报，或福德，或功德，绝对是‘不可思议、无量无边’。

为什么说‘受持、流通、弘扬’般若波罗蜜多这一法，它的功德福报，要超过‘布施充满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’的功德和福报呢？什么原因呢？

原因有两条：

第一，一切如来之‘无上菩提心’，皆从此‘法门’生。一切如来，就是一切诸佛，一切诸佛的无上菩提心，都是从《般若波罗蜜多》这个‘法门’而生；一切如来，在因地时，皆依‘般若’而‘明心见性’！般若波罗蜜多‘法门’，是成佛的‘法门’，‘般若’是成佛的‘金钥匙’，‘般若’是成佛‘正因’，‘般若’是‘真佛母’，‘般若’是佛母真三昧。

第二，一切‘诸佛世尊’，皆从此‘法门’而诞生，‘三世诸佛，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’「增补语：一切诸佛，皆是‘般

若’所生!」所以,《般若波罗蜜多经》,里面的任何‘四句偈’,如果你能开悟,如果你能为人‘演说’,为人‘正说’,你的福报和功德,都将超过用充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供养诸佛如来的功德和福报。

有一点必须要知道,受持《般若波罗蜜多经》,在‘究竟通利、为人演说’之时,一定是‘为人正说’,一定要通达,要有正解和正悟,不能错解,不能曲解,这可是非常重要的一点。「增补语:任何《佛经》,绝对不是说“只要你讲,就有功德!”特别是,讲别人的‘注解、疏钞’,也绝对不是说,讲错了,由‘写注解疏钞的人’承担因果,而‘讲解’的人,没有责任。这个‘认知’,必须放弃!这个‘理’,世间法里尚且‘说不过去’,何况在佛法里?这就好比说:“投毒的人没罪,去抓‘造毒’的人!”佛门里,讲解‘错误知见’,这是‘投毒’。‘投毒’的人,‘责任和罪过’更大!怎么能把‘罪过’,仅仅归罪于‘造毒’的呢?

所以,‘讲经说法’是一把双刃剑。讲‘正’了,说‘对’了,至少,‘如来真实义’没有遭到‘毁灭性’曲解,这是功德!反之,则是‘罪业’——‘功德’无量,‘罪业’亦是无穷!故说是‘双刃剑’。」

说得‘正’,说得‘对’,能够把‘如来真实义’说出来,这个时候,才会有‘真正的功德和福报’可言。如果说‘偏’了,讲‘错’了,恐怕就不是这样的结果,这是‘理之常情’。所以,‘讲经说法’,尤其是‘讲大乘佛法’,一定要慎之又慎,但求‘无过’,不求‘功德’。

下面经文:【佛告善现:“于汝意云何?若善男子或善女人,以此三千大千世界盛满七宝,持用布施,是善男子或善女人,由此‘因缘’所生福聚,宁为多不?”善现答言:“甚多,世尊!甚多,善逝!是善男子或善

女人，由此因缘所生‘福聚’，其量甚多。何以故？世尊，福德聚、福德聚者，如来说为‘非福德聚’，是故如来说，名‘福德聚、福德聚。’】这是分两次回答问题，中间的‘何以故？’，在这里用‘何以故’，前后文所产生的‘逻辑关联’：“福德多，福德多，为什么‘多’？因为‘没有福德’，才说‘福德多’。”

这种逻辑关系，让人很难理解，应该怎么说呢？‘尽管如此’，‘虽然’福德多福德多，但是要知道‘福德聚、福德聚’，如来说‘非福德聚’，如来只是说名叫‘福德聚福德聚’，有名无实。首先，告诉你，福德‘的确很多’，很多很多，多到‘无量无边’，但是无论再多，要知道，这都是空的，它的本质是‘万法皆空’。这一点，这是‘理性的认识’，前面是从‘事项’上看，从‘生灭有为法’这个角度看，是‘很多很多’。依我们现代人思维方式，这个‘何以故？’若换成‘尽管如此，虽然如此’，然后，“世尊，福德聚、福德聚者，如来说非福德聚，是故如来说名‘福德聚、福德聚’。”有名无实，这样的回答，我们就能容易接受。

【佛复告善现言：“善现，若善男子或善女人，以此三千大千世界盛满七宝持用布施；若善男子或善女人，于此法门乃至四句伽陀，受持、读诵、究竟通利，及广为他‘宣说开示’，如理作意，由是‘因缘’所生福聚，甚多于前‘无量无数’。”】条件我们一定要听清楚了：于此‘法门’，于此‘般若波罗蜜多’法门，乃至‘四句伽陀’，‘四句偈’，伽陀是偈，我们于此‘法门’当中，受持其中的‘一个四句偈’，把它搞明白、悟进去，然后‘为人广说’，不但能‘为人说’，还会教人‘如理作意’，「增补语：如理作意，就是‘实修’般若，或入‘般若实相’。自己‘如理作意’，

是自修；教他‘如理作意’，是教他人‘实修’。」如，就是契入‘如’了，契入到‘理’上来了，要会这种‘作意’。

什么叫‘作意’呢？作意，就是用心使劲，举个例子，你用眼睛看着苹果树上的苹果，你想用眼睛，把它摘下来。这个时候，你使劲看它，使着劲，想用‘眼神’把它摘下来，这个时候的‘身心状态’就叫‘作意’，你那种‘使劲’就叫‘作意’。

那么，‘如理作意’，我们要把劲使在哪？答曰：“要使在‘如如不动’上。要使劲地——不生‘妄想’，不生‘妄相’，关注自己‘了了分明’的心性。无生法忍的‘忍’字，就是‘作意’。”我们修这种‘作意’，或‘忍’，这叫如理作意。修‘如如不动’的这种状态，这种‘作意’，需要‘实练’，需要功夫，练‘忍’。功夫深的，很容易就‘如·理’了，很容易就能保持在‘如’上；作意功夫浅的，就容易‘跑’，容易‘生妄念’。

这里所讲的条件，既要‘自利’，又能‘利人’，由这个‘因缘’，所产生的‘福聚’，要比盛满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拿来布施如来，所获的功德福报，要大很多很多。不但自己能‘如理作意’，也要教人‘如理作意’，只有这样的因缘，所产生的福聚，才会超过前面七宝布施的功德和福聚。

【“何以故？一切如来、应、正等觉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皆从此‘经’出，诸佛世尊，皆从此‘经’生。”】这是玄奘版。一切如来的‘无上菩提’从哪儿出？从此《经》出。这个《经》指的什么？有一点我们应该关注，“皆从此‘法门’出”，要比“皆从此‘经’出”，说法上更合理，皆从此「般若波罗蜜多‘法门’」出。这才是‘最恰当’的表述。

讲《般若波罗蜜多》法门的经典可是很多，《乾隆大藏经》里，有很

多部、很多部，都是大乘部，凡是说‘般若波罗蜜多’这一‘法门’的《经》，都是大乘经，都是‘出佛、生佛’的《经》。假如，我们把此处的这个《经》很狭隘地理解成：此《经》就是指《金刚经》，而不包含其他任何一部经。这个理解，就偏了。

有一点，我们要提醒，那就是，《能断金刚·般若波罗蜜多经》这一会，是六百卷《大般若经》当中的其中一卷，第577卷，所以，玄奘法师在这里说，‘皆从此经出’的这个‘经’，绝对不能只理解成‘仅这一会’的《金刚经》，一定是指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》，一定指的是《大般若经》，一定是指《乾隆大藏经》里所有的‘大部头和小部头的《般若波罗蜜多经》，不是单单指我们后人所命名的《金刚经》，希望能正确理解。为了更深入地说明这一点，我们把六个版本都讲一遍，看看六位法师，从不同的角度，从个人理解的角度，他们是怎么说的。

罗什版：【“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若人，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，以用布施，是人所得福德，宁为多不？”须菩提言：“甚多，世尊。何以故？是‘福德’即非‘福德性’，是故如来说‘福德多’。”】

佛问：“须菩提，你意下如何？如果有人，把充满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拿来布施，这个人所获得的福德，多不多啊？”须菩提回答：“多，太多了，世尊。”这是第一句，接下来就是：“是福德即非福德性”，福德性，就是福德的自性，就是说福德‘无自性’，也就是说，福德都是假的，都是空的。‘是故如来说，福德多。’

这里这个翻译，它‘前因后果’的逻辑上不合适，‘甚多，世尊’，首先要肯定，这个布施七宝的福报是很大的，为什么大呢？并不是因为后面

这个原因，世尊之所以说‘福德多’，并不是因为说‘没有福德’，是‘空’的，是‘假’的，才说‘福德多’。试想，福德尚且没有，哪有多？哪有少啊？这才是正解。

正确的逻辑关系是：先依‘俗谛’，说‘有’而且是‘很多’；后依‘真谛’，说‘空’，‘不存在’。“福德多不多啊？”“多！”但是因为福德是‘有为法’，所以，佛只是给它起个名，叫‘福德多、福德多’，要这么说，就合适了。对于一般尚没有‘破尽五蕴’的‘因地修行’人来讲，你前面说‘多’，后面又说“因为‘没有’，才说‘多’。”依照这个逻辑关系一定会让人产生误会：“没有福德，我还修什么？”他就‘干别的’去了。

关键是，这是须菩提，他的回答，佛对须菩提的这个回答，尤其是对后面，‘是福德即非福德性’，对这句话，佛陀并没有给予‘理会’，佛完全依照‘俗谛’来说，实打实地问：“用七宝布施诸佛，这个福德多不多？”“很多。”这就完了，佛陀没有问‘福德有没有？福德空不空？’，那就不要多说。

佛接着说，【“若复有人，于此经中，受持乃至四句偈等，为他人说，其福胜彼。”】佛从‘俗谛’的角度，来印证这个因缘所生‘福德的真实性’。“受持《般若波罗蜜多经》，乃至受持其中的一个‘四句偈’，为他人说，这个福报功德，超过你用‘充满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’拿来布施的功德。”这是佛作的肯定回答。

【“何以故？须菩提，一切‘诸佛’，及诸佛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’，皆从此‘经’出。”】此‘般若波罗蜜多’法门，是一切众生成佛的法门，一切诸佛，皆依这个法门修行而成就，或皆因《般若波罗蜜多经》这一法

而成就的。所以，受持般若波罗蜜多，护持般若波罗蜜多，为他人演说般若波罗蜜多，他的功德福报，超过你用七宝布施的功德和福报。这是它的原因所在，这个‘此经’一定是指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》，而《金刚经》这一会，仅仅是六百卷《大般若经》里面的其中一会。

留支版：**【“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若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，以用布施，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所得福德，宁为多不？”须菩提言：“甚多，婆伽婆，甚多，修伽陀。”】**‘婆伽婆’是佛、世尊，‘修伽陀’是善逝。这是佛陀的两尊名号，十号之其中的两个。**【“彼善男子，善女人得福甚多！何以故？世尊，是福德聚，即非福德聚，是故如来说‘福德聚、福德聚’。”】**这里，依然是用了‘何以故？’。须菩提回答：“太多了，太多了。此善男子善女人，以这么多的七宝布施，所得到的福报很多很多。”

下面应该，‘尽管如此’，当知，这个‘福德聚’是假的，是生灭的，是‘无自性、无自相’的，有名无实。这是从‘理’上讲，理上‘空’，‘无所有’。佛陀，没有理会须菩提后面的这段回答，继续说：**【“须菩提，若善男子善女人，以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，持用布施，】**佛要做比较了，首先说，以满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拿来布施，**【若复于此经中，受持乃至四句偈等，为他人说，其福胜彼，无量不可数。】**如果这个善男子善女人，能够以此《般若波罗蜜多经》受持全部，或者受持哪怕其中的‘一个四句偈’，且能‘为他人说’，他的福报和功德，就胜过前面‘用七宝布施’的福报和功德‘无量无边’。

【何以故？须菩提，一切诸佛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’法，皆从此《经》出；一切诸佛如来，皆从此《经》生。”】成佛的方法，就是‘般若波罗蜜

多’法。留支法师依然是——皆从此经‘生’，皆从此经‘出’。我们现代人理解，很容易被引导并局限在《金刚经》这一部经上，以为只有‘这一部经’能出‘佛世尊’，能出‘一切法’，然后，就忽略其他《三藏十二部》的一切经典。这里容易发生误会。

真谛法师：【“须菩提，汝意云何？以三千大千世界遍满七宝，若人持用布施，是善男子善女人，因此布施，生福多不？”】完全讲福报。【须菩提言：“甚多，世尊，甚多，修伽陀（甚多善逝）。是善男子善女人，因此布施，得福甚多。何以故？世尊，此福德聚，即非福德聚，是故如来说‘福德聚’。”】他依然用了‘何以故？’虽然，实际，用‘虽然’这个词才合适，虽然如此，虽然福德很多很多，但是要明白，要知道，福德聚是假的，有名无实。不要贪着，不要‘执着’当真，这就对了。

【佛言：“须菩提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遍满七宝持用布施，若复有人，从此经中，受四句偈，为他正说！显示其义，此人以是因缘，所生福德，最多于彼，无量无数。】这里，他翻译的是‘从此经中’受持四句偈，为他人正说。这个‘正说’太重要了。《金刚经》，若说到‘为他人说’，谁不会说？认字的都会说。关键是，能不能‘正说’呢？能不能正显‘如来真实义’呢？这个可就不敢保证了。所以，‘此人以是因缘，所生福德，最多于彼，无量无数。’

【何以故？须菩提，如来无上菩提，从此福成；】从此‘福’成，如来‘无上菩提’，从这个‘福报’成就。他不是‘从此经生，此经出’了，他是‘从福报而成就’。这里直接把‘此经’改成了‘此福’。什么福？正说大乘所得的福报。般若波罗蜜多，有这么大的福报。

【诸佛世尊，从此‘福’生。”】从这个‘福报’里‘生’，诸佛世尊，从‘这个福报’里‘生’，‘无上菩提’从‘这个福报’里‘成就’，这是真谛法师这样翻译的。

下面，笈多版：【世尊言：“彼何意念？善实，若有善家子，若善家女，若此三千大千世界，七宝满作已，如来等应，等正遍知，等施与，彼何意念？善实，虽然，彼善家子、若善家女，若彼缘，多福聚生？”】这里，善男子善女人，他是‘善家子、善家女’，以充满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，布施给谁呢？布施给‘如来’，布施供养‘如来’。其他五个版本，都没有说‘布施供养佛’，都是说‘拿这个七宝用来布施，所得的福报’。这里是说‘拿这个七宝用来布施供养如来’，所得的福报大不大？这里，供养佛和供养普通人的福报，还是有很大区别的。

【善实言：“多，世尊，多，善逝。彼善家子，若善家女，若彼缘，多福聚生。”】这个善家子，这个善男子、善女人用‘充满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’拿来‘布施供养如来、佛陀’，所生的福报，很多很多，聚，就是因缘和合。福德聚，福报现前，叫‘福德聚’。

【“彼何所因？若彼，世尊，福聚，如来说非福聚。彼，世尊，如来说‘福聚、福聚’者。”】世尊，如来说福聚，即非福聚，如来说名福聚。这是‘有名无实’，为了‘说话’上的方便，才有这么个名字——福报福报，福聚福聚。彼何所因？【世尊言：“若复，善实，善家子，若善家女，若此三千大千世界七宝满作已，如来等应，等正遍知，等施与，若此‘法本’，乃至四句等偈，受已，为他等分别广说，此彼缘多过福聚生，无量不可数。”】这都是原经文，我没有‘倒语序’。世尊接着说：“善男子善女

人，用充满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，拿来供养如来。如果这个善家子、善家女，于此‘法本’，这里讲‘法本’了。就是，于此《般若波罗蜜多经》这个‘法本’，于此《般若波罗蜜多经》‘法门’，干什么呢？受持四句等偈，受持‘全经文’或者受持其中的‘四句偈’。受已，为他等‘分别广说’。这个‘受已’，包含着前面所说的，要‘究竟通利’啊。一定要‘究竟通利’之后，然后‘为他分别广说’，要‘广说’还要‘正说’。这样，依照这个因缘，依‘广说、正说般若波罗蜜多’的这个‘因缘’，它所生的‘福聚’，超过用七宝布施供养如来的功德。

【“彼何所因？此出，善实，如来应正遍知，无上正遍知，此生‘佛、世尊’。”】

“如来应正遍知，无上正遍知，从这个‘法本’出”；“一切诸佛，世尊，皆从这个‘法本’生。”这就是‘受持读诵’为人演说、为人正说、如理作意‘般若波罗蜜多’法门的功德‘为什么这么大’的道理所在。

下面，义净版本：**【“妙生，于汝意云何？若善男子善女人，以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，持用布施，得福多不？” 妙生言：“甚多，世尊，何以故？此福聚者，则非是‘聚’，是故如来说为‘福聚、福聚’。”】**

“妙生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以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‘持用布施’，若复有人，能于此经，乃至一四句颂，若自受持，为他演说，以是因缘，所生福聚，极多于彼，无量无数。”】

能于此经，乃至一四句颂，自己‘受持’，然后‘为他演说’，依这个‘因缘’，所修的福报、福德聚，超过以满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拿来布施所得的福德聚。

【“何以故？妙生，由诸如来，无上等觉，从此经出。诸佛世尊，从此经生。”】他这个翻译，跟玄奘大师最后的那个翻译一致。这段经文我们要注意的就是，此《经》一定指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》，此《法门》一定是指《般若波罗蜜多法门》、或《如是法门》。我们只要不把此‘经’局限到一部《金刚经》上，这样就对了。

下面，我们接着看经文，玄奘版：【“所以者何？善现，诸佛法、诸佛法者，如来说为‘非诸佛法’，是故如来说，名‘诸佛法、诸佛法’。”】

所谓‘佛法’，也是‘有名无实’，我们不要执着，为什么呢？万法皆空，无有自性，无有自相，佛所说的这些法，这些文字、声音，所有的‘有为现象’，统统是‘生灭法’，了不可得，不但‘世间万法皆空’、‘一切万物皆空’，‘佛法’也空！

【佛告善现：“于汝意云何？诸预流者，颇作是念‘我能证得预流果’不？”善现答言：“不也，世尊。诸预流者不作是念‘我能证得预流之果’。何以故？世尊，诸预流者，无少所预，故名‘预流’；不预‘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’，故名‘预流’。”】

预流是‘小乘’佛法，是‘小乘四果罗汉’之一的名称，初果叫预流，或须陀洹，这里是讲，修行小乘四果罗汉的具体方法。

什么叫‘预’？这个‘预’就是‘入’的意思。什么叫‘流’呢？‘空性’是流，小乘入‘空’，大乘入‘性’。同样是‘入流’，本质不同。或者说，小乘人入‘顽空’，大乘人入‘空性’。‘空’流，什么是‘空流’？‘空’状态的持续，叫空流。‘流’，就是‘连续的延续’，不间断的延续，就叫‘流’。‘性’流，即是‘如来常恒’，就是‘净念相继’，佛性如如，

如如延续，延续如如，这叫‘性’流。入‘性流’是修大乘，入‘空流’是住小乘。修‘预流’这一法门的人，他有没有这样的念头——‘我能证得预流果’？善现回答：“不能，世尊。”

修‘预流’的这些人，他不会生‘我能证预流果。’这样的念头，为什么？修‘预流’的人，无少所‘预’，也就是说无少所‘入’，他什么都不‘入’，什么都不‘预’，什么都不‘着’「增补语：一念不生了，哪里还有‘我能证预流果’的这一念头？」，所以，他叫‘预流’。

不‘预’、不‘入’什么呢？不预‘色声香味触法’，他不入‘色相’、不入‘声相’、不入‘香相’、不入‘味相’、不入‘触相’、不入‘法相’，他不入‘六尘境界’，不入‘任何境界’，就是入‘空’，就是‘入空流’，所以，他叫‘预流’。

不入‘虚妄’，不入‘诸相’，就入‘真实’。所谓的‘预流’，就是预‘空流’，须陀洹人，入‘空流’，没有见‘性’。见‘性’以后就是菩萨，就不叫须陀洹了。这是修初果须陀洹的方法，也就是‘什么都不住，无所住行于布施，这叫预流。’

怎样修‘须陀洹’？答曰：“放下‘妄想’、放下‘妄相’，一念不生，入空，一法不‘住’，一法不‘立’，这个时候，就是修须陀洹的状态。”

【“世尊，若预流者作如是念：‘我能证得预流之果’，即为执‘我、有情、命者、士夫、补特伽罗等’。”】如果他还有这样的认知‘我能证预流之果’，他是不是有‘我相’呢？有了‘我的这个相’，就有了‘对我的执着’，有我就有‘有情’，就有‘命者’，就有‘士夫’、就有‘补特伽罗’这样的执着。要知道，预流之后，一旦入到‘无所住’里，住‘空’的时

候，空里面哪有‘我’？‘色身’已经不是‘我’了，所以这个时候是‘空’。小乘人，‘我’空，‘法’也空，他这个法，是‘有为法’，什么都没有。他住‘空’，当然不能有‘我执’了，这是他亲证的境界，入‘空’就知道‘无我’，没有我的存在，没有这个‘假我’的存在，所以他不生‘我执’，不生‘众生执’，不生一切执着。

【佛告善现：“于汝意云何？诸一来者，颇作是念‘我能证得一来果’不？”】一来，是二果罗汉，叫斯陀含。【善现答言：“不也，世尊。诸一来者，不作是念：‘我能证得一来之果’。何以故？世尊，以‘无少法’，证‘一来性’，故名‘一来’。”】玄奘大师翻译的非常‘明了’，非常‘清楚’。怎么修二果呢？‘无少法’可依，依什么呢？依‘无少法’证‘一来果’，‘一来性’就是‘一来果’。无少法就是‘不预’，不预‘色声香味触法’，但是要‘预’什么？要预‘空’。入到空里，就什么法也没有，这叫‘无少法’【增补语：无少法，即是无任何法，无法，空。】实际上，四果的修行，完全是同一个方法，是同一个方法的持续和累积，证得‘不同的果位’，也就是说，‘神通力’的不同，显示了他的‘果位’差距，而方法就是一个：预流，不预‘色声香味触法’，无少法，空，一法不立。方法是一样的，这是‘一来果’。同样，他也是入‘空’，既然‘入空’，哪有‘我’？所以，没有‘我’，也没有‘我能证得一来果’这样的‘知见’。不是‘想法’，是‘知见’，他没有‘我’见。

【佛告善现：“于汝意云何？诸‘不还者’颇作是念‘我能证得不还果’不？”善现答言：“不也，世尊。诸不还者，不作是念：‘我能证得不还之果’。何以故？世尊，以‘无少法’证‘不还性’，故名‘不还’。”】

三果‘阿那含’，方法一样，以‘无少法’证‘不还果’。跟前面的修行方法完全相同，一法不立，不入‘色声香味触法’，入‘无所有’，入‘毕竟空’。

【佛告善现：“于汝意云何？诸阿罗汉颇作是念：‘我能证得阿罗汉’不？”善现答言：“不也，世尊。诸阿罗汉不作是念：‘我能证得阿罗汉性’。何以故？世尊，以‘无少法’，名‘阿罗汉’，由是因缘名‘阿罗汉’。”】以‘无少法’证‘阿罗汉’。可见，从修行‘预流’开始，就是一个方法，一直沿用这个方法——‘无少法，无念、无相、无愿、空。’随着这种‘空’状态的持续，就证初果、证二果、证三果、证四果。

那么，见‘性’的菩萨，所守的也是‘空性’，他也能‘证’阿罗汉的四果，守住‘佛性’，就能证‘四果’位。但是，菩萨能证小乘人的果位，而不住、不入、不贪恋他这个果位，这一点一定要知道。

很多修大乘的人，因为忍受不了众生的‘刚强难化’，而‘退堕二乘地或小乘地’，他有二乘人的能力和神通道力，这叫退堕，退堕二乘，这是菩萨退堕。

佛不赞成，不允许菩萨退堕二乘地，你可以证二乘的果位，但是不得住、不能住在其中‘不出来’。

小乘初果已经证‘无我’了，何况阿罗汉呢？所以阿罗汉更不能有这样的知见：‘我能证得阿罗汉’，不能。有人说，什么时候证‘我空’啊？是不是‘色蕴空’了就证‘我空’啊？只要你回归自性，悟到自己的真面目，你就知道这个‘假我’是‘空的’，假我不是‘我’，这个时候，我执、我见，自然就突破了。

【“世尊，若阿罗汉作如是念‘我能证得阿罗汉性’，即为执‘我、有情、命者、士夫、补特伽罗’等。所以者何？世尊，如来、应、正等觉，说我得‘无诤住’最为第一。世尊，我虽是阿罗汉，永离贪欲，而我未曾作如是念：‘我得阿罗汉永离贪欲’。世尊，我若作如是念‘我得阿罗汉，永离贪欲’者，如来不应记说我言：‘善现，善男子得‘无诤住’最为第一’。以‘都无所住’，是故如来说，名‘无诤住’、‘无诤住’。”】

阿罗汉肯定没有‘我执’，而且，他是住‘无所住’。无所住，就是‘不住色声香味触法’行于‘布施’，行于‘放下’。什么都‘空’了，哪来的争论？所以他就‘无诤住’，或‘住无诤’。什么都没有，哪有是与非？哪有人与我？哪有善与恶？统统没有，当然‘无诤’。

小乘，空，证‘无我’，证无‘假我’，因为他不见‘性’，所以，他没有‘真我’。大乘‘空性’，解‘有为法空’，证‘无假我’，因见‘佛性’，故证‘有真我’。

无‘我’，有‘我’，怎么理解？答曰：“‘假我’没有，这是‘无我’；真我‘真有’，常乐我净，佛性，如，这是‘真我’。”这个一定要搞清楚，不要乱。不要一会儿世尊说‘无我’，后来又说‘有我’，到底是有？还是无？答案就一个：无‘假我’，有‘真我’。『增补语：如‘形之于影不离’，若‘形’比作‘真我’，那么，‘影’就是假我。‘无我’是无假我，‘有我’是有真我。』

小乘人没有见‘性’，没有证到‘有真我’，所以，他堕‘顽空’，既没有‘假我’，也没有‘真我’，这是小乘人。

大乘人，证‘无假我’，既证‘万法皆空’，同时他证了‘有真我’，

常乐我净、涅槃寂静。’大乘、小乘，只是一念之差，一墙之隔。一个见‘性’，一个不见‘性’。

下面讲罗什版。【“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须陀洹能作是念：‘我得须陀洹果’不？”须菩提言：“不也，世尊，何以故？须陀洹名为‘入流’，而‘无所入’，不入‘色声香味触法’，是名‘须陀洹’。”】那么，怎么修须陀洹呢？就是‘入流’。怎么入流？‘无所入’叫‘入流’。无所入，什么是‘无所入’呢？不入‘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境界’，就叫‘无所入’。

只要‘住无所入’，就是‘入流’。这是他这里解释的。这个‘入流’，大乘、小乘同是‘入流’。小乘入‘空流’，大乘入空‘性流’，这就是大小乘的本质区别。一个是回归‘佛之真性’；一个是归‘空’，而未见‘性’。

【“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斯陀含能作是念：‘我得斯陀含果’不？”须菩提言：“不也，世尊，何以故？斯陀含名‘一往来’，而‘实无往来’，是名‘斯陀含’。”】

斯陀含叫‘一往来’，而‘实无往来’。那么‘无往来’，就是修‘斯陀含’，怎么个修法呢？这里，这样的翻译，用‘实无往来’描述斯陀含的修行方法，让人感到很‘茫然’，不知怎么做才叫‘无往来’「增补语：无往来，就是‘不去不来’，住在‘当下’，住‘空’就是。也可以理解为：凝住无动，不出不入，无来无去，即无所住。」

【“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阿那含能作是念：‘我得阿那含果’不？”须菩提言：“不也，世尊，何以故？阿那含名为‘不来’，而‘实无不来’，是故名‘阿那含’。”】那么，修‘实无不来’，也是茫然。

【“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阿罗汉能作是念：‘我得阿罗汉道’不？”须

菩提言：“不也，世尊，何以故？‘实无有法’，名‘阿罗汉’。”】实‘无有法’，名‘阿罗汉’，这也是，修、证‘阿罗汉’的方法，是修什么呢？修‘无有法’，一法不立，也就是修前面的‘无所入’，不入‘色声香味触法’，不立‘色声香味触法’，‘空’，这样来证‘阿罗汉’。而前面的从二果到三果，说得就不那么清楚了。「增补语：事实上，一路修来，皆住空。」

【“世尊，若阿罗汉作是念：‘我得阿罗汉道’，即为著‘我、人、众生、寿者’。世尊，佛说我得‘无诤三昧’，人中最为第一，是第一‘离欲阿罗汉’，我不作是念：‘我是离欲阿罗汉’。世尊，我若作是念：‘我得阿罗汉道’，世尊则不说：‘须菩提，是乐‘阿兰那’行者，以须菩提‘实无所行’，而名‘须菩提是乐阿兰那行’。”】罗什版的关于四果罗汉的修行方法，第一个说得比较清楚，阿罗汉这个方法也说得比较清楚，而斯陀含和阿那含的修行方法，措辞上，不好理解。

再看留支版：【“须菩提，所谓‘佛法、佛法’者，即‘非佛法’，是名‘佛法’。”】这个就不讲了。

【“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须陀洹能作是念：‘我得须陀洹果’不？”须菩提言：“不也，世尊，何以故？‘实无有法’名‘须陀洹’，不入‘色声香味触法’，是名‘须陀洹’。”】他没有翻译‘入流’这个概念，他直接说‘不入色声香味触法’，一法不立，一法不着，‘没有法’可修，住在‘无有法’上，就是‘须陀洹’。

【佛言：“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斯陀含能作是念：‘我得斯陀含果’不？”须菩提言：“不也，世尊，何以故？‘实无有法’，名‘斯陀含’，是名‘斯陀含’。”】二果斯陀含，依然是修‘无有法’，也就是‘不入色声香味触法’，

就能证‘斯陀舍’。说得很清楚，证二果的方法与证初果的方法完全一样。

【“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阿那含能作是念：‘我得阿那含果’不？”须菩提言：“不也，世尊，何以故？‘实无有法’，名‘阿那含’，是名‘阿那含’。”】依然是修‘无有法’，证三果‘阿那含’。

【“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阿罗汉能作是念：‘我得阿罗汉果’不？”须菩提言：“不也，世尊，何以故？‘实无有法’，名‘阿罗汉’。”】

依然是修‘无有法’，‘不入色声香味触法’，名‘阿罗汉’。所以，小乘‘四果’，从须陀洹到阿罗汉，方法完全一致，自始至终，都是修‘入流’，‘入空流’，入‘无有法’，修‘不入色声香味触法’，就是修这个，修这个，就能证四果罗汉。

【“世尊，若阿罗汉作是念：‘我得阿罗汉’，即为著‘我、人、众生、寿者’。”】从初果到四果，都入空法，当然‘无我’。肯定是‘无我’之见，他是‘人、法两空’的知见。

【“世尊，佛说我得‘无诤三昧’，最为第一。世尊说我，是离欲阿罗汉。世尊，我不作是念：‘我是离欲阿罗汉’。世尊，我若作是念：‘我得阿罗汉’，世尊则不说我‘无诤行第一’。以须菩提‘实无所行’而名‘须菩提无诤、无诤行’。”】‘无所行’，不行‘色声香味触法’，无所入，入空流，也叫‘无所行’。什么都‘空’了，哪有‘争论’啊？跟谁争论？谁跟谁争论啊？

真谛版：【“何以故？须菩提，所言‘佛法者’，即‘非佛法’，是名‘佛法。’”】‘佛法’的‘言说’相，‘文字’相等，也是‘有为法、生灭法’。所言之佛法，也是‘生灭法’，‘有名无实’而已。

【“须菩提？汝意云何？须陀洹能作是念：‘我得须陀洹果’不？”须菩提言：“不也，世尊。何以故？世尊，实‘无所有’，能‘至于流’，故说‘须陀洹’，乃至‘色声香味触法’，亦复如是，故名‘须陀洹’。”】

他这个描述，实‘无所有’能‘至于流’，「增补语：以住‘无所有’或住‘空’，而入‘空流’。能至于流的‘流’，是‘空流’。」什么‘无所有’？一法不立。无什么？无‘色声香味触法’，不入‘色声香味触法’，就能‘入流’，就能到达‘流’，这个流是‘空性流’。

「增补语：虚空，由两部分构成：不含佛性的纯‘空’和佛‘性’，或真如‘本性’。这个‘纯空’，可以直接称‘空’，或‘空性’。若称‘空性’，此时的这个‘性’，就是指‘空’本身之‘自体性’，如同，福德，也称‘福德性’。纯空与佛性圆融一体，称‘虚空’或者‘本性空’，这个时候，最全面的名称，应该称——‘空性·性’。

空性·性，第一个‘性’，是纯空‘自体’之性；第二个‘性’，就是不生不灭的佛‘性’。当我们遇到‘空’，‘空性’，这两个‘名相’的时候，究竟是指纯‘空’，还是指包含着佛性的‘虚空’，自己要善于‘辨别’。空流，空性流，特别是‘空性’流，这个‘空性’，可以做两种理解，既可以指‘纯空’，也可以指含着‘佛性或本性空’的‘虚空’。要看前后文。」

须陀洹人‘入空流’，入‘无所有’，这叫须陀洹；修‘无所有’法，就能证‘须陀洹’。

【“斯陀含名‘一往来’，实‘无所有’，能至‘往来’，是名‘斯陀含’。”】修证‘斯陀含’，是修‘无所有’，修‘无所有’，就能到‘一往来’。这比前面的‘实无往来’好懂多了。

【“阿那含名为‘不来’，实‘无所有’，能至‘不来’，是名‘阿那含’。”】

还是修‘无所有’，就能证到‘不来’。

【佛言：“须菩提，汝意云何？阿罗汉能作是念：‘我得阿罗汉果’不？”】

须菩提言：“不也，世尊，何以故？实‘无所有’，名‘阿罗汉’。”】

依然是‘无所有’，以‘无所有’证‘阿罗汉’。

【“世尊，若‘阿罗汉’作是念：‘我得阿罗汉果’，此‘念’即是‘我执、众生执、寿者执、受者执’。”】第一个是‘寿命’执，第二个是感受的‘受’「增补语：受者执，就是人执。人都有‘受’，也可以理解称‘五蕴’的简称。」

【“世尊，如来阿罗诃三藐三佛陀，赞我，住‘无诤三昧’，人中最为第一，世尊，我今已成阿罗汉，离‘三有’欲。”】三有就是‘三界’：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阿罗汉证‘四果罗汉’之后，三界的一切欲望，统统都断掉了。

【“世尊，我亦不作是念：‘我是阿罗汉’。世尊，我若有是念：‘我已得阿罗汉果’，如来则应不授我记：住‘无诤三昧’人中，须菩提，善男子，最为第一。实‘无所住’，住于‘无诤’、住于‘无诤’。”】无所住，不住‘色声香味触法’，住在‘空’里，当然，也就住在‘无诤’里了。那么，真谛版，小乘四果的‘修行方法’，是“住‘无所有’”，就能证‘四果罗汉’。

笈多版本：【“彼何所因？佛法、佛法者，善实，非佛法。如是彼（彼如是），彼故说（故说彼）名‘佛法’者。”】

“善实，佛法、佛法者，不是‘佛法’。”

‘佛法’是什么？佛法是‘如是’，‘如是’是‘佛法’，所以起名叫‘佛法’。这个‘如是’——‘如，就是’。‘如’没有名字，起名叫‘佛法’。这里说的，就比较清楚了，比其他版本说得全面。其他就是：‘佛法、佛法者，非佛法，是名佛法。’为什么有‘名’？真正的佛法是‘如是’，如，是‘一真法界’，是‘真如本性’。这个‘法’，本无‘名字’，没办法，起了个名字叫‘佛法’。事实上，‘如是’也还是个‘名字’，不可说，没办法说。如人饮水‘冷暖自知’。

【世尊言：“彼何意念？善实，虽然，流入，如是念‘我流入，果得到’？”】这里的‘流入’，就是‘入流’。能起这样的念头吗？能如是念：‘我入流，得到果？’「增补语：或，“我得到‘入流果’？”」

【善实言：“不如此，世尊，彼何所因？不彼，世尊，一人，彼故说名‘流入’。”】

「增补语：此处原经文，是‘不彼世尊一人’。根据前后文的逻辑关系，和其他五个版本的佐证，此处的‘一人’，很可能是刻板笔误，‘人’，应该是‘入’，若是‘不入’或‘不入一’，就可以理解成，六尘‘一尘也不入’！这就跟其他版本在意思上接近了。而‘不人’，‘不一人’，意思就太狭窄了。或有人说“此处就是‘人’字”，那么，若是‘人’，那就是‘彼不一人’就是‘入流’，不一人，未必没有‘彼不它物’。换句话说，不执着一人，若他执着其它物呢？还能叫‘入流’吗？故知，若说‘彼不一人’，就是‘彼不执着一切’，有点勉强。」

世尊，‘彼不一人，故说彼名入流。’这是我倒过来说，什么叫‘入流’？‘彼不一人’，离了‘人相’了，不着人的相，叫‘彼不一人’。他没有‘一

人’之相，更没有‘多人’相，没有‘人相’，没有‘众生相’，什么相都没立，他没有执着自己的‘色身相’。所以，‘彼不一人’，就是他没有人的相，他没有执着人相，没有执着任何人的相，没有‘四相’，包括自己，叫‘彼不一人’。什么叫入流呢？‘不色入’，就是‘不入色’。

【“不色入(就是不入色)，‘不声，不香，不味，不触，不法’入。”】就是：不入声，不入香，不入味，不入触，不入法。‘色声香味触法’都‘不入’，叫‘入流’。

【“彼故说名‘流入’者。彼若世尊流入，如是念：‘我流入果得到。’，彼如是，‘彼所我取’有，‘众生取、寿取、人取’有。”】

世尊，彼‘入流’者，如果起这样的念头‘我得到入流果。’彼如是，彼有‘我所取’，彼有‘众生取、寿取、人取’。这就是着了‘人、我、众生、寿者相’。如果他起了这样的念头，‘我入流，就能证果’，他就有了‘我执、众生执、寿者执、人执。’

【世尊言：“彼何意念？善实，虽然，一来，如是念：‘我一来，果得到？’善实言：“不如此，世尊，彼何所因？不一来如是念：‘我一来，果得到。’彼何所因？不彼有法若一来人，彼故说名一来者。”】彼‘不有法’，若‘一来人’，‘没有法’就叫‘一来人’，‘住无有法’就是‘一来人’，给它起名叫‘一来者’。可见，修二果的时候，修‘无有法’；住‘无有法’，就是修‘不入流’——不入‘色声香味触法’流，也就是修‘无所入’；修‘入流’，就是入‘空’流。

【世尊言：“彼何意念？善实，虽然，不来如是念：‘我不来，果得到’？”善实言：“不如此，世尊。彼何所因？不彼有法，若不来入（彼不有法，

若入不来，他只要不立‘法’，不住‘法’，他就入‘不来’，他就证‘不来’），彼故说名‘不来者’。”】给他起名叫‘不来’者。那么，‘三果’依然是修‘不有法’、‘无有法’。

【世尊言：“彼何意念？善实，虽然，应如是念‘我应得到’？”】这个‘应’，是阿罗汉的‘名称’，称‘应’者。

【善实言：“不如此，世尊，彼何所因？不彼世尊有法，若‘应’名，彼故说名‘应’者。（此句经文应倒序为：世尊，彼不有法，若名‘应’，故说彼名‘应者’。）】‘无有’法，修‘无所有法’，就叫阿罗汉，就叫‘应’，给他起名叫‘应者’。

【彼若世尊应，如是念：‘我应得到’，如是，彼所‘我取’有，‘众生取、寿取、人取’有。】如果阿罗汉起了这样的念头：“我是阿罗汉，我已得到阿罗汉，或我已得到‘应’，就是我已证‘阿罗汉’。”这样，他就有了‘我执、我取、众生取、寿取、人取’。有了‘四相执’，我执、人执、众生执、寿者执。

【彼何所因？我此世尊如来应正遍知，无诤行最胜说我此，世尊，应离欲，不我世尊如是念“我此‘应’者”。若我世尊如是念“我‘应’得到”，不我如来记说‘无诤行最胜’，善实，善家子，无所行，彼故说名‘无诤行、无诤行’者。”】这些话都是‘原经文’，他的意思只要把字一倒，就跟其他版本意思完全一样。那么，笈多版本从初果到四果，他的修行方法，也翻译得非常清楚，就是修‘无所有法’，‘无所有’就是修‘入流’。不入‘色声香味触法’，就叫‘入流’。

下面，义净版：【妙生，佛法者，如来说‘非佛法’，是名‘佛法’。】

也是很简单，有名无实，不要执着佛法。实际上呢，应该把‘如’，‘如是’，翻译进去，不应该省略掉。而‘如是’——这个‘佛性’，可以说，有名又有实，这一点一定要知道。

一切‘有为法’，有名‘无实’；无为‘真如法’，‘有名·有实’，‘实’在言外。

【“妙生，于汝意云何？诸预流者，颇作是念：‘我得预流果’不？”妙生言：“不尔，世尊，何以故？诸预流者，无法可预，故名预流。不预‘色声香味触法’，故名‘预流’。”】不预，就是‘不入’，不入‘色声香味触法’，入什么呢？入‘流’，入‘空性流’。入‘空流’，‘入空流’就能证‘初果须陀洹’。

【“世尊，若预流者作是念：‘我得预流果’者，则有‘我执，有情、寿者、更求趣执。’”】修‘入流’的人，如果他还有‘我得预流果’这样的知见，他就有了‘我执、众生执、寿者执、六道执。’‘更求趣执’就是‘六道执’，有了‘各种执着’。

【“妙生，于汝意云何？诸一来者，颇作是念：‘我得一来果’不？”妙生言：“不尔，世尊，何以故？由彼‘无有少法’证‘一来性’，故名‘一来。’”】这里，义净法师翻译的直截了当，‘一法不立，无有少法’，一丝毫的法都没有，就证一来果。

【“妙生，于汝意云何？诸不还者，颇作是念：‘我得还不还果’不？”妙生言：“不尔，世尊，何以故？由彼‘无有少法’，证‘不还性’，故名‘不还。’”】依然是用‘无有少法’证第三果‘不还’，就是‘阿那含’。

【“妙生，于汝意云何？诸阿罗汉颇作是念：‘我得阿罗汉果’不？”

妙生言：“不尔，世尊，由彼‘无有少法’，名‘阿罗汉’。”】依然是使用：‘住无有少法’证‘阿罗汉’。

【“世尊，若阿罗汉作是念：‘我得阿罗汉果’者，则有‘我执、有情、寿者、更求趣执’。”】这就是说，‘四果’都离‘我执、众生执、寿者执’，‘我、法’二空，这个‘法’是指‘有为法’，一切‘有为法’，和‘我’，‘我’也是‘有为法’，统统是‘空无所有’，不可得！‘我’用在一切法上，就是‘自性’的意思。

【“世尊，如来说，我得‘无诤住’中，最为第一，世尊，我是阿罗汉，离于欲染，而实未曾作如是念：‘我是阿罗汉。’世尊，若作是念，‘我得阿罗汉’者，如来即不说我妙生‘得无诤住’最为第一。以‘都无所住’，是故说我‘得无诤住’。”】无所住，不住‘色声香味触法’行于‘布施’，入‘空流’，这就是小乘‘四果罗汉’的修证方法。

好，今天《金刚经》就介绍到这里。End